

告别演讲恐惧
辨别文学“杰作”

邓崎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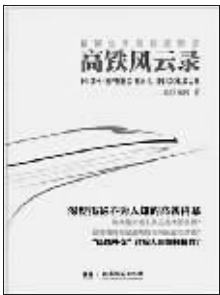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



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部作品以波澜壮阔的文学叙述向最广大的读者解读中日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持久的战争。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山河破碎、艰难困苦、牺牲巨大的历史现实下如何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作品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为纵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中第一次全民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斗争所赢得的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高铁风云录》



高铁见闻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高铁科作作家高铁见闻的该书是世界范围内首本高铁发展史。全书以人物为线索，以故事为主体，立足科普，以轻松的笔调，讲述世界高铁发展背后的风云激荡、恩怨情仇。重点揭秘了高铁肇始于日本，发展于欧洲，格局大变于中国的前世今生，里面有工业狂人，有大国的崛起和博弈……

《告别演讲恐惧》



张明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面对演讲，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该准备什么素材，而是如何克服对于演讲的恐惧。“会不会声音发抖”“会不会忘词”“会不会被嘲笑”……一系列的担忧让演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本书从心理学的角度帮助读者认识演讲恐惧的深层因素，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改善方法和应对措施。从克服恐惧，到建立自信；从跨越心理障碍，到提升演讲技能；从向优秀者学习，到建立自己的演讲风格。作者通过具体事例和浅显道理，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演讲“菜鸟”们完成从起步到精彩演讲的跨越。

《什么是杰作》



【法】夏尔·丹齐格 著 揭小勇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杰作”这个中世纪形容艺术品的词汇，是从何时开始用于文学？文学杰作有评判的标准乃至配方吗？怎样确认一本书是否为杰作？谁来确认？杰作是不朽的吗？人们今天是否还需要杰作？……本书试图回答林林总总关于杰作的问题，就这一令人生畏的概念展开有趣有益的思考，其目的是消除杰作的神圣光环，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杰作。从荷马、海涅、贝克特到托马斯·伯恩哈德，丹齐格往返于经典与当代作品之间，书中既能看到他到普鲁斯特的不俗见解，也有关于乔伊斯令人意想不到的分析评论。

宜良岩泉寺与钱穆的《国史大纲》



陈昌云

11月8日上午，冬日暖阳下的昆明市宜良县城西伏狮山之岩泉寺游人寡少，相当静谧，绿荫密闭，鸟声啾啾。
遥想整77年前之当下，国学宗师钱宾四（穆）先生流寓此寺，埋首纂集《国史大纲》，以振作民族精神，疏浚中华亘古以来团结一心抗击外来敌寇侵略之精神源泉，难免“掇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今岁乃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年，于此际来岩泉寺觅踪钱穆著书遗迹，殊为允当。
拜抗战大后方之赐，1937年至1945年的云南敞开怀抱迎接了来自全国各地，尤以北平、上海、南京为主的一流各类学者，他们大多麇集于由北大、清华、南开临时组成的西

南联大，使得云南躬逢了开辟以来文化最为昌盛的时期。
钱穆先生与云南的缘分肇因于抗战军兴，据他自述，“七七事变”之前，先生教授于北大，“民国二十六（1937）年秋，卢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与衣箱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
其间，北大文法学院因昆明校舍不敷使用，得暂住滇南蒙自，所以，1938年4月，钱穆寓居蒙自，“自念万里逃生，无所清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图书无多，诸生听余讲述，颇有兴发，而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仅凭口耳，为憾滋甚。因复有意重续前三年之《纲要》，聊助课堂讲述之需。是年5月间，乃自魏晋以下，络续起稿，诸

生有志者，相与传抄。”
1938年8月，文法学院迁址昆明，钱先生因《国史大纲》未竣，滞留蒙自，但此时倭寇军机屡屡恣蒙轰炸，钱穆毗邻航空学校而居，每闻警报必挟书稿奔避于旷野，过午乃得返室，甚为辛苦，遂北进迁居宜良。
钱先生所以择居宜良，据此间对钱穆寓居宜良行踪颇有研究的宜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秦文庆先生分析，“宜良距昆明仅60公里左右，且每日有米轨铁路火车定时来往昆明，僻居宜良，既可避日寇炸弹，又可按时北上省会承担西南联大教务，进退有致。”而钱先生于《国史大纲·引论》中对此也说，“每周（联大）课毕，得来山中三日，徜徉其未竟之绪。”
据相关史料，钱穆在宜良著书，从1938年9月起，到《国史大纲》1939年6月12日杀青，待了一年左右，这段日子，也是他颇为悠游自得的时光。
一则谈笑有鸿儒。
钱穆寓居岩泉寺期间，与汤用彤（哲学家、佛学家）、贺麟（哲学家）、陈寅恪、姚从吾（史学家）、张其昀（地理、历史学家）诸先生交游甚密，汤用彤、贺麟曾借宿钱穆寓所，打地铺过夜。他还曾与姚从吾先生一起到宜良县立中学为中学生演讲。宜良境内温泉泉眼较多，他和汤用彤、贺麟诸学者曾经在汤池温泉和西浦温泉洗浴。
再则生活安详恬静。
据此间学者郑祖荣《岩泉史话》一书记载，“（每个）星期日从昆明回宜后，钱穆手持陶渊明诗一卷，一路吟咏到西浦温泉洗沐，浴后在石阶上作日光浴，浓茶一壶，陶诗一卷，反复朗诵，尽兴而归。然后转到城中就餐，要烤鸭一只，外加烧饼，饱啖而去。”

三则此地山清水秀，林木葱茏，遮天蔽日，环境之佳，罕有其匹。
岩泉寺位于宜良县城西，此寺所以名“岩泉”，在其上寺岩壁，有一股清泉破壁涌出，潺湲如玉，是日上午，笔者持碗汲取泉水啜饮，甘甜清冽。寺庙最早则为元顺帝至正年（1340年）初一高僧所建，以后历朝有增其旧制之作。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钱穆先生寓居此地时，当时距市廛当有三四公里之遥，人烟稀少，再加上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空气清新异常，鸟鸣山幽，是著书覃思的绝佳去处。
77年前，于抗战烽火中，大后方的学者能觅到如此清幽雅静之处阅读写作，更是一件绝大的幸事。
《国史大纲》著于斯时斯地，钱穆先生自有自己的主旨，他想通过这部学术著作表达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



重金难买好译作

金星

近日从报上得知，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准备在其书友会中发起众筹项目，用以重新翻译经典名著《国富论》，而最终的翻译者将获得千字500元这一“史上最高翻译费”。
《国富论》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首版于启蒙时代的1776年，国内出版的第一个译本是由严复翻译的，时间是1902年。百余年来，此书经过多次重译，至今已有七八个版本。重译外国经典名著这件事，以笔者之见，当今情势，即使有重金之酬，恐也难以产生超越以往的上乘之作。
翻译讲求的是“信、达、雅”，只有这三者的有机融合并完美呈现，才算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玉成”。可这绝非易事，一个翻译家意识到的和必须要做的其实还有更多。屠岸因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而著名，他曾有这样的体会：“要做好文学翻译，需要深刻掌握两种语言的精髓，而这其中，更重要的是掌握本国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好的文学翻译要把自己完全投入到翻译对象中，体会原作作者的创作情绪，最终用母语再表现出来，这要求译者必须打下深厚的中文

基本功底，领悟汉语言文学的精髓，使之融入血液才行。”至于具体的翻译，傅雷又曾在《翻译经验点滴》中说道：“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咂摸出来。”除了翻译者本身的功底及翻译态度，一个以此为业的人是否具有人文情怀显然更应注重。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翻译视为一生的事业时，翻译也就成了体现其精神和思想的主要方式，并试图因此去影响社会，开启心灵。
今年以93岁高龄谢世的我国著名翻译家茅婴，他以60年的执著，一个人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这一壮举在全世界都属独一无二。因为在他看来，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能带来世界和平，能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爱。而在每天平均只1000字的翻译进程中，“我把文学翻译当作艺术创作来对待的，逐字逐句地直译不是文学翻译……再创作应该体现原著的精神和艺术内涵，而只有把翻译技术和艺术结合起来，这样的译者才是翻译家”。由此而来的成就与他人的感慨，就如冯骥才在《茅婴先生》一文中所表达的：“对翻译家的崇拜是异样的，你无法分出他们与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尔扎克，狄龙和契诃夫，李丹和雨果，茅婴和托尔斯泰，还有肖洛霍夫。他

们好像是一个人。你会深信不疑他们的译笔就是原文，这些译本就是那些异国的大师用中文写的！”
但也正如有人所悲叹的那样，“茅婴是一个翻译时代的代表者，他的去世，可以看做是那个时代的结束”。这话所涉及的范围颇广，但当下翻译、出版因急功近利而导致的粗疏、草率及精准、雅致的缺失，显然是足够扼腕的事。鲁迅文学奖中设有文学翻译奖，颁发到第五届时终于难以继，出现了空缺。国内专设的多个翻译奖，在主要奖项上也屡有空缺，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需要的是字斟句酌，但在市场诱惑面前往往是急就与蒙混，而不是负责任地斟酌和推敲。一位严谨的译者曾告诉笔者，有一年诺奖颁奖，一家出版社给他打电话，请其翻译一部获奖者的作品，要求两个月内完成，他说这不可能完成，但出版社不这么想，他们要追求新闻效应，颁奖之时即出书，利益最大化，而如隔个两三年，黄花菜早凉了。可见，如今翻译与出版所造成的缺憾，诸多方面都难辞其咎。



跨越时空的伟大心灵

王春玲

年轻的法国漫画家吉贝尔与美国退伍老兵阿兰在街头偶遇，二人一见如故，漫画家耗时14年，用水和中国墨画出了这位老人的“二战”回忆三部曲；没有浪漫，也没有英雄；高度写实，却诗意盎然。
《阿兰的战争》共三本画册，第一册讲阿兰卷入时代洪流，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装甲兵，他在美国训练和不断变换岗位。第二册讲的是阿兰终于登上欧洲大陆，在二战的最后两年里，阿兰一如既往地怀有好奇心、善于观察，带我们去见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第三册中阿兰退役，不再适应美国生活的他重返欧洲，定居法国，和“所有爱过”的人重逢或者重建联系，阿兰对生命、艺术、友谊的思考都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阿兰的战争》能够畅销，也许正是因为阿兰清晰的记忆和迷人的人格魅力，他有一颗穿越时空的伟大心灵，他积极、乐观、坚韧、博爱，同时又朴实、随和、谦逊。
即便阿兰没经历枪林弹雨，也有许多可以称之为了不起的经历，有些事情既需要极大的运气，更需要过硬的实力。但阿兰每次都有一种愉快而淡然的语气叙述，仿佛功劳并不在他，他之所以能顺利渡过难关，正在于上天的偶然和友人的帮助，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阿兰那颗孩童般纯真的心，他又兼具老人的虔诚宽容。阿兰似乎是一个博爱主义者，他用来描述别人的句子大都是“他/她是一个好人”，在阿兰眼中，战争年代和其他时代并没有太多不同，战区内外，依然有非常多的好人，热爱和平与生活的人无论在哪里都能获得最真挚的友



一碗面的清欢

——读朱晓剑《天天见面》

何昕

据说，吃货有一种心情叫突然想吃面。其实又何止是吃货如此呢？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体会，当饥肠辘辘或者寒意袭人之时，当风尘仆仆回到家里时，没有什么能比一碗面带来更多的温暖和满足，没有什么能比一碗面更让人从胃到心都感到熨帖。成都作家朱晓剑对面更是至爱成瘾，吃出了一番新境界，吃出了人生的诸般况味。
品味美食的书很多，但是能写尽其中一种的并不多。凭借对面的热爱，朱晓剑挥洒洒洒，把与面有关的种种味道、生活、情怀一一道来。全国各地的面，北京的炸酱面，山西的刀削面、重庆小面、四川担担面、兰州牛肉面等等；还有那些一块吃面的人，面店的老板，和吃面有关的事，为家人做一碗面，古代的面，面的不同做法，生从一种食品写出了一种生活。
朱晓剑对面有热爱，更善于品味。“时下的大众虽然也时常吃面，却总觉得它是那么无足轻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没啥好感叹的。长长的面，浓浓的汤，虽是点缀，却能让人热爱。米饭所引起的是快速饥饿感，而面的那种充实和充盈才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有一碗面垫底，人生也可多豪迈。婉转中，留有余韵，这一层境界才是面的真实本质吧。”他

笔下的面，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有了厚重的禅意。
“人间有面是清欢。面的清欢，是面本身所构造的简单。这清雅恬适之乐，唯有懂得面之大道者，才能更多一层的理解。”确实如此，说吃起来面算不上美食，太平常了些，太普通了些，但是仔细想来，饮食中最离不开的也莫过于这面了。不管是南方北方、豪门陋室，出现最多的也是它的身影。简单平易的食材，并不繁琐的做法，竟然可以变幻出万千口味。正如樊类中的围棋，最简单的往往是最高级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能和我们一起吃面的人，也必定是在生活中距离最近的，最为亲切熟悉的。只有这些人才能共享平凡。
就是这平平常常一碗面，亦能折射出大千世界的种种。就像我们如水的的生活，往往因为太过平凡，会让人感觉到有些单调乏味。殊不知仔细品来，有万千滋味在里边。人生起伏，不知要经历多少坎坷波折，那些坐下来安稳吃面的时刻，永远是我们不可或缺的。
一面一世界，生活有无数可供我们体悟的入口。“有一份好心情，外加一份热爱的眼神，总能在不经意间看见美丽。即使是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窗台的一抹绿意，抬眼可见的寻常家什，都可聊寄胸中的那份清奇和慰藉。”普通如一碗面，也能让我们咀嚼人生。

抗癌科普著作免费赠送

本报讯 11月15日起，著名肿瘤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的全新抗癌力作《何裕民话肿瘤》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免费赠书活动。
据最新发布的《北京市癌症数据播报》显示，北京市平均每天新增癌症患者113人，每死亡4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癌症越来越多地威胁着人

类的健康。
作为人体的一场综合性内乱，肿瘤的发生涉及多个方面的因素，包括生理、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针对肿瘤的复杂特性，结合30余年的临床肿瘤诊疗经验，作者通过丰富案例与大量研究数据向读者阐述，治癌的关键在于救人，必须整合中医、西医、非医学手段这“三驾马车”，才能提高肿瘤治疗的有效性。（辛闻）

书情报

《石英精短小说选》



石英 著
作家出版社

本书是作家石英近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的精选本，共38篇。之所以取名为“精短小说选”，不仅有些篇章篇幅较短，而且就主要部分而言，作者在构思、谋篇、切入角度等方面均有精思，语言力求精粹，相对说来，亦可谓之“精短”。
38篇作品，所涉猎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有主人公在坎坷命运中的涌浪搏击，仰仗的是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表现为秉持正气始能达到“否极泰来”，终见到“东方之既白”，不负人生历程之短暂。但也有的人物在人生观念上出现歧异，价值观的误区导致本可避免的损伤发生。
作者同时也是散文家和诗人，因而不难看出诗意常常流贯于叙事文字，散文意蕴浸润于人物对话与生活动态之中。该雅时则大雅，该朴时则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总之，在总体思想艺术风格之中又多有变化，因人因事制宜，因情而相应转换。这一切表现了一位资深作家多经历练的思维和驾驭文字的功力。（云外）